

防 心

一之集作劇衍夏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美學出版社

昆明：第十四號郵政信箱孟浪先生

上海：南京東路慈淑大樓六三〇號路式導律師

代序

「我們的武裝戰士在淞滬平地上抵抗敵人的軍艦飛機大砲，堅持了三個月，粉碎了敵人征服中國的夢想；我們的文化戰士，則於國軍西撤之後，在孤島上在敵人的圍攻之下苦戰了二十個月，到今天還沒有退却。不錯，我們的陣地被敵人的別動隊——汪逆——抄襲了一下，失去了若干的據點，但是我們僅退到江灣大場，我們依然扼守我們的陣地。在去年五月之前，上海兩租界，——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完全屬於中國的，是中國的經濟堡壘，是中國的文化堡壘，是東南游擊區的政治堡壘。我們用什麼力量守這個堡壘的呢？不是武力，不是金錢，而是文化，說得具體一點的是筆尖。在文化部門中成績最著的是新聞，補習學校，戲劇三種。特別是新聞事業堅定了廣大民衆對抗戰必勝的信心，所以有人說，上海幾家報紙足抵二十萬大軍。從對敵人的威脅和維繫淪陷區的人心上說來，或許這個譬喻並不誇大。」

譚逸羣：「孤軍奮鬥的二十個月」

第一幕

時：一九三七年冬，十一月下旬，上海淪陷後不久，南市的火還在燒，很多人逃進租界來，也有很多人逃出租界去，忙迫倥傯，悲憤和興奮的心情淆混在一起。

地：上海租界，滬西的平民住宅區。劉浩如的寄寓。

人：劉浩如 三十五歲，失業了的新聞記者。

銘 芳 其妻，三十一歲。

咪 咪 其女，七歲。

楊愛棠 二十三歲，過去是個學校劇團的出色的女演員，熱心的救亡工作者，八一三以後一直在文協的戰時工作隊服務。

李 潔 二十五歲，劉浩如的友人。

仇如海 二十五歲，中學教員。

施小琳 二十歲，「上海戲劇俱樂部」的女主角。

倪邦賢 二十八歲，前「上海晚報」的本埠版編輯。

沈一滄 四十二歲，劉浩如的好友，某外商報紙的編輯。

劉浩如寄寓的一家街堂房子的前樓，左手是從樓梯進來的門，正面一排玻璃窗，褪了色的印花窗帷，窗子開的時候，透過起伏的牆角和屋頂，可以看見一角被南市的大火燻成灰色了的天，靠窗是一只大寫字桌，藤書架，桌上是檯燈，書籍，和亂堆着的報紙文具之類，右手是牀，正面前方是小圓桌，櫈椅，等等。

從家具色調，一眼就可以知道主人公家境的清貧，除出一些和這屋子不很相稱的厚冊西書之外，可以說是家無長物。案頭一小盆廉價的草花，是這室內唯一鮮艷的色彩。

初冬的傍晚，五點前一刻，幕啓時浩如在看晚報，看樣子並不怎樣熱心，祇是想藉看報來掩飾他不寧靜的心境，他的妻子正在替他整理行李，把襯衫之類的東西一件件地放進藤篋裏去，離情別緒和對於明日生活的憂鬱，緊壓着她的感情，鎖着雙眉，緊張而沈默。

飛機聲，由遠而近，咪咪匆忙地跑到窗口去，爬在寫字檯上，望着天，獨語似的

咪咪 三架，三架，啊，四，……六架六架。（頭跟着飛機慢慢地轉，回頭來對

母親）媽，大轟炸機，六架。（機聲驟近，差不多就在屋頂上面，咪咪不自覺地縮了縮頭，凝視着，機聲漸遠，咪咪眼睛跟着機影旋轉過來，仰着，好像故意做給她爸爸看似的對天上做了個輕蔑的鬼臉）呸！

【沈默。

銘芳

（整好了那只藤箱，對浩如）來，擡一擡，（看見咪咪還坐在寫字檯上）

咪咪，下來，坐在寫字檯上像什麼？

〔浩如放下報紙，幫她把箱子擡起。〕

浩如

（扣好箱上的皮帶）理好了？

銘芳

（點頭）嗯，（想起了似的把牀上的一只手提箱打開，指着裏面）這是你少不了的胃藥，這是果子鹽，每樣給你買了兩瓶，到了內地怕會買不到。

（露出一絲寂寞的笑）

浩如

嚶，（笑着）到了內地，多走路，多勞動，也許可以用不着吃藥啦，胃病，全是上海這地方悶出來的。

銘芳

（望着他）你倒好，今後有地方走了，把我們（撫着咪咪的秀髮）丟在上海。

咪咪

（咬着嘴）爸，不許去！噢。

浩如

（對咪咪瞪了一眼，這當然是沒有絲毫惡意的）別急，等我住定下來，立刻就寫信來接你們去。

銘芳

（從箱子裏取出一個信封）記住，在這裏面，針和線。

浩如

（有點不懂）什麼？針線，什麼用？

銘芳 出門人總要帶的，要是有什麼衣服脫了線，鈕扣掉了，就可以自己縫一縫。

浩如 唔，（點頭，這針和線勾起了他的離情）你想得周到。

銘芳 （禁不住傷感起來）跟大家在一起，不要太好勝，你身體不好，飲食要當心，你愛吃零食的毛病，要……

咪咪 （夾上去）爸爸，不去，不去。

浩如 （抱起咪咪來，依偎着，無言）

銘芳 你走了，我們不知道怎樣過下去，……要不是爲了你的身體，在這兒會悶出病來，我也不放你走的……（嗚咽）

咪咪 媽，不給他去！噢！

銘芳 （望着他，流下了一大粒眼淚）

浩如 別說啦，過一會老李跟楊小姐他們來了給他們笑話，咪，把手帕給媽媽！

【這時候，腳步聲，輕輕地叩門聲，銘芳很快地接過咪咪的手帕，拭了拭淚。

浩如 （抱着咪咪去開門，邊走邊講）瞧，客人來了。（開門）

【沈一滄進來，四十二歲，但是看上去好像已經是五十歲了，瘦削，花白頭髮，中國服，手裏拿了一些送別的罐頭食品之類。——他是劉浩如的鄉誼好友，大家很熟脫。

一滄（一進門，立刻就）啊，咪咪！這樣大了還要爸爸抱嗎？唔，叫我！

咪咪（故意作嬌）不叫！

浩如 咪咪，沒樣子！（對一滄）啊，一滄！你也跟我客氣嗎？這算什麼？（指着他帶來的禮物）

一滄（笑着）這一次，你是爲國家遠行啊，（把東西交給銘芳）銘芳，把他裝在箱子裏吧。

銘芳 啊，你也來這麼一套，（看了看罐頭）唔，你還送他松子糖，他的胃病，就是甜東西吃壞了的。（笑着，將罐頭放在桌上）咪咪，下來，給沈伯伯拿烟。

一滄 別忙別忙。不買給他，他到了內地自己也會買的。哈哈，浩如真的今晚上走嗎？

浩如 唔，大夥兒一陣走……

一滄 唔，那麼對了，得抱一抱，咪咪，你讓你爸爸走嗎？

銘芳（瞟了她丈夫一眼）可不是，我也在說，看他怎的能捨得小孩吶。過了年就是八歲了，還像三歲的小孩似的抱呀哄呀的。

一滄 那也難怪，你們就祇是這麼一位，像我們那樣的有了四個五個，就什麼也

不稀奇了。哈哈。

銘芳 噢，我倒忘了，聽說三毛在傷風，好啞嗎？

一滄 大概好了吧，我倒沒有留心。哈哈。

「咪咪從她爸爸身上下來，拿了香烟給一滄。」

一滄 唔唔，乖，（撫着她的頭髮）禮拜天帶你去玩公園。

咪咪 （把頭一扭）哼，上次不是說，帶我去看大光明嗎？

一滄 啊，好記性好記性，（抱住了她親熱一下）這禮拜天加倍，先遊公園，後

看電影。唔，現在的小孩，真是……

浩如 咪咪，別這樣跟沈伯伯……

一滄 那位楊小姐，李先生，都一起走嗎？（抽着烟）

浩如 唔，一共九個人，全是在上海耽不下去的。

一滄 你可不見得就耽不下去啊。

浩如 （答非所問）他們兩個快要來了，一起從這兒動身，還有仇如海，那位性

急朋友，密斯施，上次演過「桃花源」的，今晚上他們都到這兒來聚餐，

說是送行，你也在這兒一起便飯吧。

一滄 噢，那倒很難得，給我碰上了，哈哈。

銘芳 咪咪，跟我到下面去，過一會客人就要來了。

咪咪 （搖頭，不動身）

【銘芳把箱子之類疊起，下樓去，十一月的天晚得很快，暮色蒼茫了，一滄很熱脫的起來開了電燈，坐下來，緩緩地講。

一滄 唔，這局面，不知變到怎麼樣？

浩如 你們那邊沒有什麼變動嗎？

一滄 還不是跟別的報館一樣，什麼忘八蛋的新聞檢查所來了信，說要送小樣，可是克羅斯的表示還不錯，他說咱們外國人辦的報除出本國政府之外，不受任何人的檢查。

浩如 那倒好。

一滄 不過，事情，總是會有的。你們大家走啦，（吸了口烟，停了一下）當然，爲了你的前途，爲了國家，我是贊成你們走的，老實說，要是我沒有這麼牽牽扯扯的一大串，我也想跟你們到各地方去看一看，可是，……從個人的私情上說，可以談得來的人全走了，剩下來的，大半是……

浩如 （苦笑着）我本來也不想走，可是大家這麼一說，覺得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上海耽久了，忘記了自己是個中國人，忘記了中國還有這樣大的地

方，……加上，最近胃病有點兒轉機，想趁這機會走一躺，也許身體可以……

一滄 對啦，你的身體也得好好的調養一下……

浩如 五年的記者生活，把我的身體全搞壞了，要不是爲了那一次開「清潔運動」丟了飯碗，說不定今天也還會在編輯室裏發愁吶。

一滄 唔，（點頭）現在說，已經是遲了，前天華文版的總編輯跟我說，要找個人當助理編輯，幫着編副刊，我倒想推薦你的，可是，聽說你決定走了，……

浩如 （笑着）你以爲我還能跟他們弄得好嗎？即使是副刊。

一滄 那倒不一定，喔，這恐怕你還不知道吧，上次爲了「清潔運動」的問題跟你鬧過别扭的人，大部分全走了，聽說，他們都參加了日本人組織的新聞檢查所，……

浩如 當真！（浮出了得意的笑）足見得我從前沒有看錯。

一滄 對了，你的眼光不錯，老實說，當時你跟他們開筆戰的時候，我心裏也以爲你未免過火了一點，我當時想，他們最多也不過是生活上不檢點，抽鴉片玩女人，想不到居然……

浩如（站起來）一滄，這就是你太忠厚。生活墮落，就是一切罪惡的起點，我們走了之後，你得以老大哥的資格跟那些年輕的朋友們說，……

【正要說下去的時候，樓梯上一大陣笑語聲，銘芳用繫在身上的白圍裙揩着手，陪着李潔，楊愛棠，施小琳上來。

【李潔是一個朴質的青年，舊西裝，許久不剪了的頭髮，看樣子比他實際上的年齡老得多。楊愛棠是一個健康美麗的女性，淡化妝，不很修飾，布旗袍，平底鞋，但仍不能掩蓋其自然動人的地方，她和施小琳在一起常常是一個很好的對照，前者的修碩和後者的嬌小，前者的素抹和後者的濃妝，施是一個方從中學畢業的女子，淺藍布旗袍上面，一件紅得耀眼的頭繩衫，高跟鞋補足了她的長度，兩支小短辮，特別是一雙晶亮動人的眼，上海習見的一種女性典型，意識地表現着她的懂禮貌，善交際，而且不自覺地誇矜着她自己的美麗。

浩如 啊，大家全來了嗎？正在說起你們。……

小琳 呀，沈先生，你先來了！好嗎？（大家招呼，銘芳忙着端椅子，倒茶）

李潔 劉太太，別忙，都是熟客，（對愛棠）咱們坐床上吧。

銘芳（笑着）熟客，今晚上可特別啦，今天算是替你們餞行，過了明天，就……（斂了笑容）

小琳（搶上去）劉太太，別忙，我來替你招呼，啊，您今天真忙壞了！

銘芳 沒有的事，施小姐不跟他們一起走嗎？

小琳 唔，（若干誇張的遺憾的表情）真的，我氣死啦，媽媽哭呀笑呀的不讓我走。……

浩如 如海呢？為什麼不同來？（問小琳）

小琳 誰知道，他說要到什麼補習學校去看一看。

李潔（對劉）大哥行李整好了？

浩如 差不多了，反正不帶什麼東西。

〔銘芳急忙忙地下樓去。愛棠正在和咪咪問話。〕

愛棠 咪咪，（故意作弄她）你不跟我好，不叫我，楊伯伯今天走啦，走到很遠

的地方。

咪咪 跟爸爸一起去嗎？

愛棠（點頭，將她摟過來）讓我抱一抱！

小琳 沈先生，「桃花源」看了沒有？

一滄 對不起，因為那幾天有點不舒服，聽說您演得好極了！

小琳（作態）那兒話，糟透啦，……（回頭來對劉）劉先生，你看了嗎？啊

喲，我今後簡直不敢演戲了！

浩如 那兒的話，你演得很好，祇是，今後演戲恐怕也不像以前那樣容易了。

小琳 可不是，工部局昨天通知卡爾登，連古裝的「梁紅玉」也不準演了。

李潔 小琳，跟我們一起走吧，到內地去，痛痛快快地演一下。

愛棠（攔住他）您，別再逗她了，怪可憐的，不是已經在怨她媽媽不讓她走嗎？

小琳（咬起了小嘴）對啊，你們都好啊，一批一批的都走了，廣東啦，漢口啦，拿我們這批沒用的扔在上海，……

浩如（一半是安慰，一半是勗勵）不，小琳，上海這地方還是很重要，租界上不是還有四五百萬中國人嗎？留在上海的人的責任很重大。你們要堅持下去，尤其是（對沈）一滄，像你這樣在洋商報館工作的人，特別要利用一切可能，替這五百萬中國人講話，……

小琳 我看是不行了，外國人多勢利啊，我們軍隊打進租界來的時候，那一個外國人不對我們恭維，可是我們一退出關北，態度立刻變了，什麼事情都聽日本人的話，你看，連古裝的「梁紅玉」也禁了。

愛棠（抱着咪咪坐在地身上）當然，今後情形一定很困難，但是我相信祇要人

心不死，事情總是可以做的，譬如，近一點的講吧，日本人佔領了上海，可總不能禁止每一個中國人教他們自己的兒女愛國啊，（對小琳）因此，我覺得像仇先生那樣的負教育責任的人，就特別重要。

浩如 真的，如海爲什麼還沒來啊，快六點啦，（對小琳）我倒很替他耽心，今後環境更困難了，而他呢，性子太急，沈不住氣。

愛棠 （多少有點捉弄，對施）小琳！今後你得好好的照管他啦。

小琳 （羞）啐，他的事……

愛棠 （笑着）他的事，你當然應該管啦。你們是同鄉同學，又是什麼表親。

浩如 （笑着）別這麼說，大家都是一體，留在上海的朋友們，都應該像自己的兄弟姊妹愛人一樣……

小琳 唔，可是你當大哥的倒反先走啦。大家都在說呢，今後可以請教的先生都沒有了。（她的語氣總是必要以上的嚴重的）

浩如 （同樣地故意故作一點）什麼什麼，小孩子，講話當心啊，不是還有我們的一滄大哥在嗎？

小琳 （有點忸怩）當然啦，我知道，可是領導我們的人，愈多愈好啊。

一滄 唔，施小姐一點也沒有說錯，我也有這種感覺，浩如走了，在我們這一羣

浩如

朋友實在是損失太大，我自己，一則是過去對政治上的事情沒有興趣，二則是頭腦糊塗，事情變得快的時候就分不清楚。

（站起來，走到一滄前面，把手按在他的肩上）一滄，別這麼說，上海淪陷了之後，租界上的工作方式都要變了，露了面的人走了之後，保衛上海的責任，就落在過去不露面的人們身上，一滄，勇敢一點，把這責任擔負起來。

一滄

（有點不審）保衛上海？你以為，我們很快的可以打回上海來嗎？

浩如

不，我不是這意思，一滄，我們的軍隊退出了上海，閘北的防線放棄了，滬西的防線放棄了，現在，南市的防線也放棄了，可是，還有一條防線，我們不會放棄，而且永遠也不能放棄，

一滄

（凝視着他）這是——

浩如

這就是五百萬中國人心裏的防線！方才楊小姐說：祇要人心不死，就不怕沒有事做，對的，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死守這一條五百萬人民精神上的防線，要永遠的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遠的不被敵人征服，這就是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責任！

愛棠

（興奮地）對，沈先生，把這責任擔負起來！

一 滄

（深深地點着頭）你的話很對，可是，文化界的人，好像都認為上海已經沒有希望了，有的跑漢口，有的跑延安，今天楊小姐、李先生都在這兒，恕我很老實的說，我看到很多離開上海的人，似乎並沒有像你一樣的看，（笑）好多人，認為留在上海，即使不是準備當漢奸，就是貪安逸，沒有決心到內地去抗戰。

李潔

沈先生，擔保我們沒有這種看法（笑），方才來的時候我們也在講，上海實在很重要，要有幾個得力的人……

一 滄

祇是，我們能力實在太差了。

【銘芳上來，走近浩如身邊，看見浩如已經打開了那罐松子糖，便不講一句話地將它收拾過來，然後輕輕地講了幾句。

浩如

還早吧，（摸出錢來看了一下）怪啦，為什麼如海還沒有來？（對銘芳）等一等吧，今天很難得，反正上船是在九點半。

小琳

（懂得了）劉太太，別等了，他老是不守時間的。

愛棠

唔唔，他的事，你為什麼可以替他作主吶？

小琳

（窘了，過去揀她）你，老是……今天要走了，還是……

銘芳

（對咪咪）咪咪，快跟楊伯伯親熱一下吧，她今晚也要走了。……